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时代特征

曹 锡 仁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将人类引向崭新的境地，虽然这种现代文明在地球上目前仍然是初露端倪，但它所导致的世界多样化发展却迫使人们的认识方法开始从抽象进入到具体。具体的方法不同于直观的方法，因为它早已超出了感觉经验的范围，是在科学抽象指导下对世界丰富事物的具体把握，并进而通过这种具体把握不断充实和丰富着一般理论。因而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级也是最科学的认识方法，同时是对事物的研究方法。

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具体方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抽象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总体地把握事物，力求探寻一般规律，所以在认识方法史上它属于理性时期。前者则主张在一般理论指导下个别地把握事物，具体地表达和反映事物规律，并且当这种对事物的把握和表达真正能够成立的时候，一般理论才能够丰富起来；从思维进程上看，后者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前者则是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如果说，后者是注重归纳和综合的话，那么，前者则强调了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相加或交替运用，而是具体的有机的结合。就综合与分析而论，分析不仅是在综合指导下的分析，而且本身包含着综合。它是丰富多彩、而且是多层次的。所以，作为理论成果，后者仅是一元性的和一般意义上的，而前者则是群体化和多元化的。

于是，具体的方法便获得了自身的基本特点：它要求研究工作摆脱和克服抽象的原则，产生于对实践的思考、理解和把握之中。这种思考、理解和把握不是笼统的和一般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它不仅以人类既有的认识为基础去具体地研究事物规律，而且通过这一研究具体地为实践提供服务。它没有任何试图包容一切的奢望，因为它知道世界的多样化发展的结果，使实际世界并不存在什么唯一规律，规律总是具体的，因而认识规律的方法也只能是具体的。

同时，现代文明的理性自觉程度的提高，使实践和理论表现出同步化发展的趋势。这一同步化发展对具体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应是当一种实践完结之后才能形成，而应对未来的下一步提供预测。这种具体方法的理论预见性与抽象方法时代的理论预见性不同，前者是经过了具体——抽象——具体的上升运动才确立的，而后者仅是从对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理解和推导中形成的，所以前者的预见性将比后者的预见性更为可靠，从而也更加科学。

随着人类在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变革，人类在认识能力上也将获得巨大突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何追随这一历史潮流，在从抽象方法向具体方法的过渡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实行改革和突破的关键所在。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谭 深